

书写童年往事的经典作品

畅销全球  
600万册

罗西与  
苹果酒

Cider with Rosie



[英]洛瑞·李/著  
朱岚岚 周易/译

海南出版社

书写童年往事的经典作品

畅销全球  
600万册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8031

# 罗西与 苹果酒

[英]洛瑞·李/著  
朱岚岚 周 易/译

中南大学  
图书馆藏

Christy with Rosie

海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西与苹果酒 / (英)洛瑞·李著; 朱岚岚 周 易译.  
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2. 8  
ISBN 7-5443-0491-4

I. 罗… II. ①洛…②朱…③周… III. 李, L. - 回忆录  
IV. K835.61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56056号  
Cider with Rosie  
Copyright © 1959 Laurie Lee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UK LIMITED  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  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2-78号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## 罗西与苹果酒

---

著 者 洛瑞·李  
译 者 朱岚岚 周 易  
责任编辑 严 平  
特约编辑 许 彬  
出 版 海南出版社  
发 行 海南出版社  
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天方印刷厂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字 数 160千字  
印 张 8.5  
版 次 2002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 
ISBN 7-5443-0491-4/I·17  
定 价 18.00元

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，他的作品如同魔法，招来一个质朴、温暖而美丽的世界。

——《独立报》

本书的字字句句，仿佛都能让人摸得到、嗅得到、看得到、听得到那段生活，并随之雀跃……

鲜活的回报，充满喜悦，  
狂的感谢之情……



——《每日邮报》

也充满对青春岁月及年少轻

——《周日时报》

一本迷人的书，一场完  
少年时光，更追忆了那个如今已然消失的英格兰……

美的道别，它追忆了童年与

——英国作家 普里斯特利

一首散文诗，像三棱镜一般闪烁、耀眼。

——英国作家 贝茨

## 1. 初次光芒

在我短短的生命中，我头一次离开大人们的视线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头一次独自置身于陌生的世界，无法想象、也无法看透里面的种种神奇：在这个世界里，小鸟声声悲鸣，植物冒出臭气，昆虫突如其来地蹿来跳去。我迷失了，不知道别人怎样才能找到我。

那年，当人们把我从货运公司的手推车里抱出来，放在地上，我只有三岁。从此在那个村子里，怀着困惑和畏惧，我的生活就此展开了。

六月的青草，比我还高，我身陷其中不知所措，于是我哭了。我从未如此接近过青草，它包围并湮没了我；在阳光映照之下，片片绿叶呈现出虎皮般的纹路。叶片锋利，泛着幽暗、邪恶的绿色，它像森林般的浓密，像鲜活的蚱蜢一样簌簌发声，像猴子似的掠过树梢。

我就这样迷失了，不知何去何从。热带的暑气从地面缓缓渗出，与树根和荨麻一起散发着强烈的气味。残花雪堆般从天空垂下，甜蜜、缭乱、令人窒息的香气与花瓣，纷纷散落在我身上。高空中，昂奋的云雀飞掠而过，它们尖叫着，仿佛苍穹正在分崩离析。

在我短短的生命中，我头一次离开大人们的视线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头一次独自置身于陌生的世界，无法想象、也无法看透里面的种种神奇：在这个世界里，小鸟声声悲鸣，植物冒出臭气，昆虫突如其来地蹿来跳去。我迷失了，不知道别人怎样才能找到我。我把头往后仰，开始大声号叫；阳光像个棍子一样，打在脸上火辣辣的。

在这个白日噩梦里，如同其他的许多梦魇发生时一样，由

于姐姐们的出现，我遽然苏醒。她们弯着身子，一边呼叫我，一边爬上陡峭崎岖的山坡，拨开高高的野草，到处寻找我。看见她们粉红色、我所熟悉的脸庞，那些大而发光的脸庞，在我和天空之间悬浮着；她们笑得合不拢嘴、露出洁白牙齿（还有几颗断掉了），像精灵一样，被我大声的吼叫召唤过来，大声地责备我，其中夹杂着关爱，把我的恐惧一扫而光。她们朝我弯下腰来——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——她们的嘴巴上还沾着红醋栗的汁液，果汁从她们的手滴滴答答落下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别再哭了。来吧，回家吧，我们会给你吃醋栗。”然后，玛德琳，我最年长的姐姐，把我抱起来，让我靠在她长长的棕发里。她抱着我，沿着小径跑下陡峭的山坡，穿过长满玫瑰的花园，再把我搁在小屋门口的台阶上。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尽管我还不认识它们。

我们就是这样来到这个村子的，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那年的夏天。我们找到一栋古老的旧宅，它伫立在一个半英亩大的花园里，在湖边的一片陡峭山坡上；我们得到的这栋旧宅，这个房子有三层楼房、一个地窖，还有似乎夹着宝藏的墙壁。烟囱上有秃鼻乌鸦，地窖里有青蛙，屋顶上有野菇。还有一个汲水泵，还有许多苹果树、紫丁香和草莓。所有的一切，一个星期只要三先令六便士。

我不知道在那之前我们家住在哪里。我的生命似乎是从那辆运货的手推车上开始的。它把我推上通往村落、漫长而缓和的山坡，又把我扔在荒邈的草丛里，体验着暑热和惶恐；尽管

为了不至于被晒伤，我的身上还包着英国国旗。我从推车上滚下来，站在那片夏日阳光灿烂的山坡上，对着陌生的丛林尖叫；就在那一刻，我才感觉到，我是真的来到世界了；其实对我们这八口之家的其他人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。

可是搬来的头一天，全家都迷惑了。推车上载满的家具，给我们带来了混乱。没人管我，任我在厨房的地板上爬行，穿过森林般的四脚朝天的椅子腿，以及玻璃器皿造就的水晶田野。我们就像刚被海水冲上一片崭新的陆地，大家分头寻找水源和宝藏。姐姐们把整个的白天用来摘采花园里的果子。正是收获醋栗的季节，一簇簇鲜红、墨黑和艳黄的莓果，与野玫瑰藤纠葛在一起。女孩子们从未见过这种繁茂的景象。她们横冲直撞、大喊大叫，跑来跑去，像麻雀用爪子摘取果子似的，在灌木丛里贪婪地吃着香甜的莓果。

妈妈也有点失魂落魄，不知从哪里做起。虽然眼前的花园废弃已久，草木丛生，但在她脑子里却闪现着未来的繁荣景象。一整天，她走进走出，脸颊绯红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她在厨房阁楼的犄角昏昃找到的每一个花盆与水罐中，都插满大把的花草。有花园里的鲜花、山坡采来的雏菊、峨参、青草、羊齿植物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绿叶——它们被大把大把地捧着，穿过小门，涌进屋里，直到外面的世界完全搬到了小屋幽暗的空间里——像一个静谧而碧绿的池塘，泛滥着浓郁的夏日潮汐。

我坐在地板的一大片杂乱无章的东西上，凝望绿意盎然的窗户。窗外是生机蓬勃的花园。我看到姐姐们的黑色长袜包裹



的长腿，袜子裂了缝，露出白皙的肌肤，它们踢踏着醋栗的树丛。每过一会儿，不定哪个女孩儿就会冲进房间，把手里捏成一团的莓果塞到我嘴里，然后又跑出去。我吃得愈多，愈是喊着要吃。她们好像在喂一只肥胖的小布谷鸟。

又是漫长的一天，在嘻笑、吵闹与混乱中过去了。一切毫无进展。除了莓果和面包，大家没吃任何东西。我在陌生的地板上爬行，穿行于各种零碎——玻璃鱼、瓷狗、羊和放羊的女孩、黄铜做的马骑、停了的钟表、温度计之间，还有长着络腮胡子男人的照片。我一个一个叫出他们的名字，因为他们的面孔就像圣像，存放在记忆模糊的脑海里。然而，此刻凝视着太阳在墙上慢慢挪移、在柜子上的刻花玻璃瓶上画出彩带，我渴望回到原来熟悉并有条理的生活中。

这一天就这么结束了，屋子也奇迹般地布置妥当。每一个木柜、每一个茶杯、每一幅画都被安放在固定的位置上；床铺铺好，窗帘也挂上了，地上的草垫安放齐整，这样就像个家了。忘记了它是怎么过来的，似乎在一瞬间，这栋房子就按照以前我们家的传统再现了。它带着自己原有的气味、杂乱和自成体系的道理，这栋房子的布置与建构就此落定，仿佛这里原本就是这样。散乱地堆在厨房地板上的东西，流露出一种紧促的无奈。随后，这些东西又飞快地各居其位，没有人怀疑它们的位置。

似乎从那一天起，我们开始长大了。随后家里的摆设变动过许多次，就像一个在暴风雪中飘摇的玩具，床铺、椅子和饰

物自由自在地旋转，从一个房间旋转到另一个房间，由妈妈和孩子们推动着。不过它们最终总会安静下来，按照房屋的格局，自有自己的命运，逃不掉，也无法改变。我们这个家的样子就这样维持了差不多二十年。

如今，回想起儿时在那片广阔原野成长的头一年，它的景貌依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我慢慢学会自己穿衣服和四处游走；我会先弯下腰，再往上跳，用力拨开门闩，并会把厨房的门打开；我常常用床架的铁条当梯子，爬上很高的大床；我会吹口哨，可是我就是不会系鞋带。我把生活当成实验，留下无数或伤心或成功的经历，我在悉心探索周围模式和隐秘，同时，时间似乎停止了脚步，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；每天蹦跳攀爬，我的动作像昆虫一样曲折而疯狂。有时我也会安静地数个小时纹丝不动，呼吸着，观察着。我看着尘埃在充满阳光的房间里飘落，或跟在蚂蚁后面，从它的摇篮来到它的坟墓；我反复观看卧房墙壁上的木头疤痕——这些隐约的图案好似有人在暗夜的微光中潜行，鬼鬼祟祟地从一块木板走到另一块上面，当烛火般的晨光照亮房间，它们便悄然歇息，静止不动像煤块里的化石，但算不上可怕。卧房天花板上的瘤结是一个梦幻世界。我的眼睛反复凝望它们，在不得不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，在苏醒过程中那漫长挣扎的微光里，我的视线在瘤结之中无尽地遨游。它们是群岛，屹立在鲜红油漆的海洋上；它们是军队，合力集结起来对抗我；它们是字母，拼出一个恐怖的故事。

事，写出我读懂的第一本书。

这栋房子使我的童年充满活力。它那因破旧而剥落的墙壁、吱呀作响的地板和晃动的阴影，还有传说中藏在地板底下的狐狸，使我整天兴奋不已。我沿着小路往前走，随着长大，力气增大，我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。在荒草丛生的院子里，我在一块块的石头上蹦跳。我仿佛伸出带藤蔓的触角，探察深不可测的海洋，又像在南海岛屿寻宝的野蛮人，在太平洋上群岛上打仗。我手、眼、鼻并用，宛若天线，在丛丛青草、羊齿植物、蛞蝓居所和鸟的头颅间徘徊，色彩鲜艳的蜗牛洞穴更使我流连。在那些漫长的夏日，从我家在那儿定居几天之内，我的世界豁然开朗。我在心中描绘出地图，那上面有那些安全的港口、污脏的沙漠和水坑、光秃的山岭和飘扬着国旗的灌木丛。过一会儿，我就得奔回家喝水，喉咙因奔跑而干得冒火，一次又一次，因极为刺激的恐怖景象而受尽惊吓：破旧鸟笼里张开大嘴的小鸟残骸、角落里悄悄死去的黑蝇、干枯的蛇皮、还有爬满蛆虫的猫的尸体……我眼前是一个拥挤、嘈杂的世界，充满了无声的恐怖。

一看到这些残破的尸体，我就赶紧逃回家去，让它们在我熟悉的领域之外消逝掉，只剩下耳中嗡嗡作响的声音，而只有在经历充沛的时候，我才会再回去看望它们。它们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活生生的受害者，死于一股我尚不知晓的毁灭性的力量。我虽从未与它谋面，但却知道这个力量一直在那里，从未停止。无论如何，我很感激它们。尽管它们使我恐惧不已，并

在我的梦中徘徊不去，但它们慢慢减轻了我最初的恐惧，使我不再那么在意恐怖的无限威力了。它们成为我成长的必要体验，借着这些惊骇的刺激，抑制了我可怕的想象。

厨房的门像是我的港湾，从这里出发去探索，我认识了石头、暗礁和水道。这些地方给我安全感。我观察小屋金字塔形的外表，像迷宫一样的仓库，是它的魔力核心，还有四周这片生长旺盛、孤寂落寞的花园。妈妈和姐姐们穿着长裙匆忙来去，像一艘艘疾行的大帆船，从我身边航行而过。我从她们留下的味道和声音认出了她们，在她们留下的水波里，在波浪起伏的呼吸里，在煤炭燃烧的气味里，在快乐的歌声和幽怨的争执里，在瓦罐落地的碎裂声里。她们是那么结实，这些身材像高塔一般的女孩子已经准备好了，她们长发飘扬，绸衫在风中像波浪般掀动，裸露的臂膀宛如洁白的桅杆，放下了繁杂的工作和洗洗刷刷的琐事。在忙乱之余，她们也不忘时常把我抱上船，不时亲吻我，或替我扣扣子，或是把我举高，摇来摇去，我仿佛是上钩的鱼，不停地蠕动，在她们镶着蕾丝花边的细麻衣裳里挣扎。

洗碗房像是一座矿山，蕴藏着生命的一切矿物。在这里，我发现了水——这里的水可与花园那个大木桶里的墨绿色的元素大不相同。你可以从地底下抽出清澈湛蓝的清水，一饮而尽，也可以使劲摇晃汲水泵的把手，使它喷出水花，使天空变成流动的液体。看吧，在瓷砖的地面上，它会奔跑和发光，破碎又复原；它在水罐里颤动，跳跃着让你的衣服变得冰凉而沉

重。你可以喝下它，或用它洗画笔，还可以把肥皂搓出泡沫、做成水塘让甲虫在上面游过；或是让它变成气泡，在空中飞动。你可以把头浸下去，睁开眼睛，看着水桶两边的扣环，倾听自己憋气的呜呜声，或是像鱼一样张开嘴巴，闻一闻地面传来的石灰的味道。这就是水的魔法——你可以劈开它或抚摸它、圈起它或撒散它，或是在地上挖洞引导它，然而你永远不能焚烧、破坏或毁灭它。

洗碗房就是水的世界，在那里，古老的汲水泵稳稳站立。它和水的关系最密切了：一星期的厚重水蒸气，濡润着浆好后的衣服锋利的边缘。滚烫的肥皂水，鼓胀着、跳跃着，唧唧咕咕、呢呢啾啾，在阳光映照下五彩斑斓，用无数的小泡泡向人眨眼睛。气泡，心浮气躁地滋润、拍打着衬衫床罩。妈妈气喘吁吁，发红的手臂摆动着，好像船夫在蒸腾的浪涛中奋力划桨。然后，用木棒从大锅里挑着细麻布，冉冉升起，像白花花的面团，像拥挤的肥皂泡，也像是冬天的残雪。

在这里，瓜果也可以用来擦洗地板、靴子、胳膊和脖子。走进这个房间的早晨，仿佛整个花园都陈列在眼前，在餐桌上滴着水珠。白萝卜和嫩葱，宛如铜板的切片红萝卜；浸泡洗净的马铃薯，已经除去带泥的外皮；饱满的豆荚啪啦弹开，像包着碧绿珍珠的海贝壳，黏稠的豆子一挤就会从毛茸茸的豆荚里爆裂出来。

在这些准备工作进行的时候，我总忍不住鬼鬼祟祟发动突然袭击。我像田鼠一样，细碎地咬穿荚皮和叶片，披荆斩棘地

开出一条路。豆子滚到舌头底下，新鲜而冰冷，嫩得像凝起来的水。牙齿咬在绿苹果的外皮上，酸甜直冲脑门；还有嫩白的、带着淀粉味的瑞典品种的芜菁……总有一双潮湿、沾满面粉的手把我赶开，我怀着愁苦交加的、无法描述的热切渴望，又偷偷溜回厨房。案板上的生面团泛着银光，它温暖柔顺，用手一捏搓，可做出人的形状，有头颅，有臂膀；淡淡的肉体，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，满足着食人族的幻想。

丰盛的大餐在房间里准备着，大锅里炖着香喷喷的肉，以满足八口人贪求无厌的饥饿。在这个茂盛山坡上生长的大多数植物都能用来炖肉，用鼠尾草调味，用绿草染色，再点缀几根羊骨。事实上，那时候很难吃到肉。有时用一磅的肋排骨头煮汤；偶尔，邻居会丢一只捕获的兔子在我家门口。但是时令的绿色蔬果则非常丰盈，另外还有扁豆和面包，我们的当家食物。我们每天都得烤出八到十个长面包，它们从来不会变得干硬；因为在面包的外皮还是温热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撕成小块了。而我们在面包里发现的东西，使枯燥的食品显得不那么单调——绳子、钉子、纸头，有一次还看到老鼠。在那个时代，家里烤面包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。往往大锅是用来煮扁豆，也用来烧热周六的洗澡水的。我们的小火炉只能煮热容纳一个人洗澡的水，于是我们轮流用同一盆水洗澡。我是家中第二小的孩子，轮到我时，洗澡水永远是第二脏的。拥有洗出黑水的特权深具意义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持续履行这项特权。

一天早晨，我从用石灰水粉刷的卧室里醒来，却发现自己

瞎了。尽管我睁大双眼，瞪着房间原来的位置，但还是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一道金色的光，平行地照在我跳动的眼皮上，我摸索着自己的四肢，发现身体还在这里。窗外小鸟在唱歌，我听见了，然而，这个世界一片模糊，我什么也看不清，除了一道微微颤动的黄光。我好奇地想：我这是死了吗？我是不是上天堂了？这一切真让我烦恼。时间还早，我刚才还在做梦，梦见了好多鳄鱼。我不知所措，无法面对这件令人沮丧的事。后来，我听到女孩们上楼的脚步声。

“玛德琳！”我喊道，“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！”然后我开始嚎叫起来。

许多双脚丫奔跑的声音，从地板那头传过来。我听到大姐玛德琳咯咯地笑声。“看看他，”她说，“特莉莎，快去给他拿块绒布来。他的眼睛又粘住了。”

法兰绒冰冷的边缘滑过我的脸庞，洒了我一脸水。我又回到了这个看得见的世界。床铺和光影、阳光明亮的窗户，还有弯下腰看着我笑的女孩子们。

“是你们谁干的？”我问道。

“谁也不是，傻瓜。你的眼睛被糊住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哦，又是甜蜜的睡眠胶水。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，可是我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于是我威胁女孩们说，我也要把她们的眼睛粘起来。我有看见了，我感觉彻底醒了过来，非常愉快。我躺着，凝望小小的绿色的窗。外面的世界是绯红的，仿佛在燃烧着。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景象。

“特莉莎？”我说，“那些树怎么了？”

特莉莎正在穿衣服。她把头伸到窗外，动作缓慢而困倦，阳光透进她的睡袍照来，仿佛沙粒打穿的筛子。

“没有什么呀。”她说。

“就有什么，”我说，“它们快要光秃了。”

特莉莎挠了挠她的黑发，张大嘴巴打了个呵欠。洁白的羽毛从她的发上飘落。

“那是在掉叶子。现在是秋天了。树叶到秋天都要掉的。”

这就是秋天？秋天真的到了。它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景象吗？树叶纷纷飘落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潮湿的气息。我想象它持续下去，直到永恒，这些潮湿的树木腾起的火焰，不断地燃烧，就像摩西看到的燃烧的树叶。它是这片新大陆的一部分，和极地亘古不化的白雪一样自然。我们为什么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？

玛德琳下楼去，帮忙妈妈准备早饭。一忽儿，她又慌忙地跑回来。

“特莉莎，”她低声对大姐说，样子既兴奋又害怕，“特莉莎……那个人又来了。帮洛瑞穿好衣服，然后赶快下来，快一点。”

我们走下楼，发现那个人坐在壁炉边，微笑着，显得湿漉漉的，一副寒冷的模样。我爬上放着早餐的餐桌，不眨眼地看着这个陌生人。对我来说，他与其说是和我们一样的人，不如说是一种森林里家伙的组合物。他的面孔又红又皱，像草菇一



样闪闪发光，他的头发乱蓬蓬，纠结着泥巴块，里头粘着树叶，破烂的衣服上沾满树叶和草屑；他的靴子像沼泽里挖出的烂泥。妈妈给他端出豆粥和面包，他对我们大家露出无奈的微笑。

“住在树林子里一定不好受。”妈妈说。

“夫人，我有了几个布袋子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用汤匙拨弄豆粥，“它们可以隔离湿气。”

但我知道布袋不管用，它们只会吸收湿气，像纱布一样包住他。我想。

“你不该这样过活，”妈妈说，“你应该回自己的家去。”

“不，”那个人微笑着说道，“不可能的。他们一看到我，就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”

妈妈悲哀地摇头、叹气，只有再给他加些豆粥。围在一边，我们这些男孩子却很崇拜这人的外貌，而挑剔的女孩们却想先确定这人的底细再做打算。我想，他不是流浪汉，否则他不会妈妈请到厨房里来。他的口袋里有四枚锃亮的勋章，他总是不时掏出来，把它们擦亮，摆在餐桌上，仿佛这些勋章可以代替钞票。他讲出的话和我们所认识的人讲的都不一样。事实上，他说出的许多字眼，我们都听不懂。可是妈妈好像能明白，她常常问他一些事，看看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来的照片，然后边叹气，边摇头。那个人谈到打仗，谈到飞行。我们都觉得十分神奇。

那个人不是本地人。过去的一天清晨，他出现在我家门